

领略世界设计长河的璀璨画卷

——评维克多·马格林《世界设计史》

□ 费文明

最初读到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 1941—2019)的《世界设计史》,是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两卷厚厚的精装本,500多英镑不菲的定价,让这套非常有价值的图书远离个人的书架,只藏于图书馆的“深闺”。

一年后,我意外地发现《世界设计史》前两卷的中译本已经面世。后来了解到,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和李砚祖教授带领下的凤凰文库设计理论团队,在丛书前两卷的英文版刚面世的2015年便启动了翻译工作,可见其学术眼光的不一和对此套丛书的重视程度。如今,母语阅读和几百元人民币的定价,让这套丛书亲近了很多。

维克多·马格林和《世界设计史》

维克多·马格林是美国著名的设计史家,设计史学科的先驱之一,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设计史20多年,是设计学术期刊《设计问题》的创始编辑。因为长期从事设计史的教学,所以积累了很多设计史的素材和思考;也因为长期担任《设计问题》的编辑,所以和全球设计史学者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熟悉很多世界各地的设计史文献。故而,如此浩繁的三卷本《世界设计史》,理由由一个庞大的学术团队承担的工作,竟在他一个人努力之下开展起来。

《世界设计史》的英文版(第一、二卷)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学界在评价维克多·马格林的巨著《世界设计史》这套丛书时,经常将其描述为史诗般的、百科全书般的、权威的、雄心勃勃的、沉浸式的、宏大的、全面的、包容的、打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著作。和很多以工业革命作为序幕的设计史不同,三卷本的《世界设计史》,从史前时代发端,一直持续到当下。第一卷(第1章到第19章)涵盖了从史前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间跨度非常大。主要以历史的纵向维度为经,辅之以国家、设计思潮和运动为纬;第二卷(第20章到第37章)聚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设计历史,主要是在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展开横向书写。虽然无法避免以欧洲为中心和以现代主义为重心的常规认知,但也

揭示了鲜为人知的材料,如在西班牙、希腊、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现代主义设计文化的崛起,构建了设计史的全球景观;第三卷讲述二战结束到当下的设计历史,可惜还未问世,马格林便已故去,不知道他生前完成了多少,将来是否有以读者们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丛书所有章节都附有文献综述,梳理了本章相关知识点文献,并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为进一步阅读与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从欧美中心到全球视野

设计史的写作,可以追溯到1936年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现代运动的先驱》(后修订为《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和1948年希格弗莱德·吉迪恩的《机械化掌控——献给无名者的设计史》。虽然佩夫斯纳与吉迪恩写作那两本书的年代与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的年代相当,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汤因比那样触及欧洲或美国以外的世界,因为他们都把工业革命作为设计史的开端,而工业革命活跃的欧美,便成为设计史叙述的中心。

以欧美为中心的写作惯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设计史写作,许多学者将其研究局限在欧美工业化地区,大部分设计史写作都是从1851年英国水晶宫博览会揭开序幕。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将眼光从欧美放宽到全球,出版于1963年的《西方的兴起》,标志着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麦克尼尔的全球史观也影响了马格林的写作,他在担任《设计问题》编辑时,就用全球视野的学术眼光在世界范围内遴选论文,甚至鼓励设计史学主流国家之外的学者向期刊提交文章,大量刊登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关于当地的设计史文章。在编辑工作中,马格林也与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巴西、新加坡等国家的设计史学者建立了联系,通过这些学者,他获得了《世界设计史》中的大量写作素材。除了全球化的学术视野来自麦克尼尔的影响,中心—边缘模型的写作结构也影响了马格林《世界设计史》的写作尽管马格林也希望做到不厚此薄彼,努力提供一个新的、包容和平衡的世界设计历史。

从大写的“D”到小写的“d”

对“设计”这一概念理解的差异,决定了设计史的书写范畴。很多学者把设计看作是工业化的产物。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设计史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分支:一是致力于工业设计,另一个致力于平面设计。然而马格林关注的是更大范围的人类活动,他把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活动都称之为设计。对他来说,设计是我们如何组织日常生活,如何帮助我们清晰地沟通。这是一个松散的定义,一种对世界的复杂而包容的视野。

与“设计”对应的英文词是“Design”。马格林将以往与工业化生产相对应的设计称为“大D”,意指构思、制作与工业革命相关的实践。同时,他用“小d”来包含人类所创造的用于满足需求的一切事物,他认为设计是一种文化表达和社会活动的形式,而不是仅仅与制造和技术有关。在此套丛书中,马格林的研究对象由“大D”转变为“小d”,从而大大拓宽了他的研究对象,与狭窄的传统研究划清了界限。

从专业史到解释世界

早期的设计史著作,比如佩夫斯纳的《现代运动的先驱者》,确立了一个现代主义的理想,然后用一连串的设计师和他们的作品来推动这一理想的实现。吉迪恩的《机械化掌控》,关注的是机械化这一设计中的单一特征,这是一本由单一的想法驱动的书。这些早期的设计史著作,大都是设计领域内的有限叙述,而不是探索一系列复杂的力量与角色如何推动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时,在历史领域内,也很少有历史学家将设计史中的内容与材料融入他们的研究中。那么,如何在叙述设计史的过程中,将设计与塑造社会的社会力量联系起来,不仅着眼于设计师与设计组织,也考虑到制造机构和政府,将设计作为国家经济和政治建设的工具,确认设计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作用,这是马格林在写作《世界设计史》时思考的问题。

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史家必须是历



《世界设计史》,【美】维克多·马格林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0年12月

史学家”。撰写世界设计史,不应仅仅梳理一份对象或风格的年表,而应通过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驱动的叙事,强调国家、民族和其他政治实体如何利用它来推进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议程,将设计与世界上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展现出真正接地气的设计史,也才能更好地解释我们生活的世界。在《世界设计史与世界史》一文中,马格林在开篇便坦言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斯宾格勒、布罗代尔等人对他的影响。他认为,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里都有自己活跃的设计师,即使他们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先进的工业化轨道之外。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文化是如何满足各自的物质需求的,以及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是如何塑造这些文化的物质生产条件的。

虽然马格林雄心勃勃,用全球化的视野代替以前聚焦于工业化发达的欧美;关注范围更广的人类活动,而不是局限于工业生产;将设计与人类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而不是梳理一部对象或风格的年表……然而马格林的意图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实现,比如这仍然是一部依靠设计师驱动的历史,叙述人们如何构思、计划和生产这些用来满足需要和欲望以及用来组织管理生活的物质与非物质的产品,他更强调这些产品是如何形成的,而不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对生产的强调,意味着消费的缺席,在设计史研究已经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今天,显得有些过时,在形成历史的合力方面还不全面。然而瑕不掩瑜,这是一套很容易让人沉浸阅读的、不断地发现新材料与新观点的宏大著作。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一本书,一个世界:图画书的奇妙旅程

——评《图画书小史》

□ 高静

分。《图画书小史》谈到国际化视野的绘本有助于在根上治愈狭隘的民族主义。

从个人层面设想一下,假如一个孩子只读与学业、教育有关的书,不读图画书或其他童书,那么他的人生,就只有眼前的人生和实际的人生。他会发现自己错过了太多选择的可能,错过太多看待事物不同的态度。只有读了足够多的图画书,我们才会发现在世界上的另一个角落,拥有那么多差异和不同。这种美感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它唤起内心的快乐愉悦。它们以自己独有的姿态,骄傲地坚守属于自己文明的美丽。我们还会发现,那些蕴藏于文字间的美,那些图画中的艺术美,那些设计师别有用心的“彩蛋”,都在读者心中创造出一个个美妙的故事世界。

见证儿童文学的变迁与教育改革的实践

“图画书的最美妙之处,是它提供了童年这个迷人的秘密入口。”阿甲的这句话,道出了图画书的独特魅力。阅读图画书,就像是重新开启了一扇通往童年的门,让成年人有机会回顾自己的童年,反思自己的教育观念。

图画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教育理念不断演进的历史。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中上层阶级萌生童年的概念,应运而生的纯粹愉悦儿童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强调民间故事与童话的价值。到了20世纪上半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倡导儿童故事要与当下儿童的生活经历相契合。优雅浪漫、精致温和的小书开始变得通俗化,幼儿图书增加了玩具色彩,文字的无厘头色彩,与潜在读者的互动和插画的现代主义。

到20世纪50年代,有作家倡导“为孩子准备的好书”理念,专门前往那些卫道士们漠不关心或嗤之以鼻的领域寻找灵感。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坏孩子是指正常的孩子,敢于表达真实情感的孩子。这时,一批更加符合幼儿心理的图书

诞生了。那时候,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接受了一个小女孩在大酒店房间捣蛋的故事,还有那些只言片语,看上去有点疯疯癫癫的书。

到20世纪70年代,图画书的成年作品——《野兽出没的地方》诞生了。这是一个狂野的幻想故事,直接深入儿童潜意识领域,触及儿童的负面情绪。书中的叛逆儿童和青面獠牙的野兽形象颠覆了童书领域一味追求可爱的儿童形象,把儿童当作独立的人来看待。更多绘本用“坏家伙”或者“丑八怪”做主角,更多作品阐述人性的复杂、人生的悲凉,阐述弱势群体、边缘化儿童等,有的被作者机智、幽默地化解,有的令成人落泪,部分具有深度的图画书还成为教育(疗愈)成人的文学。

同时,图画书的细分领域已经覆盖了0至3岁的婴幼儿,各种概念化、多元化的创意玩具型图书相应产生……图画书蜕变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教育观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人们的观念从严肃、拘谨变得更加开放、包容。

童年的回想:图画书作者的创作初心

这470多种图画书书单中,读者们还能窥见文学和艺术大师的成长历程。《图画书小史》第三章向我们分享了绘本大咖们的人生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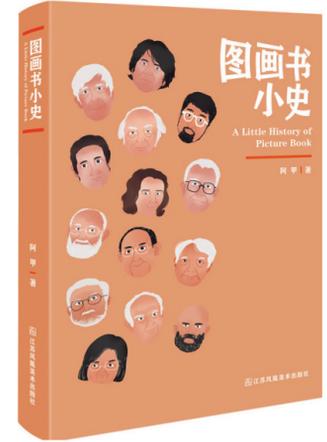
在某些创作者的童年经验里,那些被父母呵护的天赋,成就了他们一生的财富。如杨志成从小受到父亲“分享”的教育,这种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有的大师则从小特立独行。比如汤姆·麦奇勒的母亲将他送往法国乡村学习法语,这

种“放养式”的教育方式也塑造了他独特的个性。最另类的恐怕是著名绘本大师汤米·温格勒。他从小就不属于家长眼中的“好孩子”,厌恶作剧,到中年时候自我放逐,从炙手可热的童话书领域退出,直到老年才开始安分下来。溯源他的童年生活,会发现他虽然在家备受宠爱,但是从从小经历二战的创伤,目睹人性的荒谬与纠结后,他创作的作品往往充满了矛盾复杂的元素。

很多艺术家在图画书创作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们有的在创作过程中实现自我疗愈,有的将笔下的温暖传达给别人。平面设计师李欧·李奥尼在设计行业中,从未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却在图画书的诗歌与艺术之中找到了;平面设计师艾琳·卡尔发现自己用在幼儿园时的状态画画也能养家糊口,在绘本创作中找到了5岁上幼儿园那对美的最初记忆;因为不平等合约而患上抑郁症的白希娜,从绘本创作中得到宣泄从而获得疗愈。而相信艺术可以“点燃、唤醒和疗愈”的绘本大师昆汀,最骄傲的事就是用快乐的插图治愈了轻度抑郁症患者。无论在多困顿的故事中,他笔下的人物都能给孩子“传染”快乐——带领我们“相信艺术的魔力,相信人性中那份温暖的美好”。

《图画书小史》不仅是一份厚重的书单,更是一场心灵的旅程。通过展现绘本大师的成长历程,艺术创作与人生体验交织成一张精美的画卷。相较于470种图画书,更宝贵的是,我们收获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观:顺应孩子的天性,培养孩子包容的心,远比急于让孩子站在起跑线上更有意义。

(作者系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编辑)



《图画书小史》,阿甲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1年6月

家长要如何给孩子挑选图画书呢?读完阿甲的《图画书小史》,我们将从图画书的源头获得一份系统而又全面的答案。书中精心挑选的470多本经典作品,不仅是一份宝贵的阅读指南,更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不只是故事,更是世界和平的种子

“图画书中文化交流与融合,对世界和平的意义非常重大。”你可能无法想象,阅读图画书的意义,可以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当负责德国战后精神重建工作的犹太人莱普曼女士,正发愁找不到解决办法时,孩子在楼道快乐玩耍一事给她带来了灵感。她认为战后精神重建应该先从改变孩子的精神世界开始。可是,市面上所有的儿童读物都在宣扬疯狂的民族主义。她突发奇想,向各国出版商求助,要求他们免费提供本国最优秀的童书并授权部分翻译。曾经那些被日耳曼人战车碾压过的国家,居然纷纷寄来了书和授权文件,因为他们被莱普曼的信念所感动:从古至今,战争都是孩子最大的敌人。它剥夺了他们的童年。就算只是为了孩子,也不该再有战争了。

如果孩子们从小阅读世界各国图画书,了解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文明,尊重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许那种狭隘固执的自我意识和优越感就会抑制几

几千年来,玻璃作为重要的物质材料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它见证了人类文明的飞跃进程,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审美水平。远古时代,人们便运用玻璃来制造图腾、饰物等。在古代西亚、埃及和欧洲,玻璃器一直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玫瑰窗上镶嵌有精美的宗教画。巴洛克时期,玻璃的刻磨雕花技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玻璃装饰工艺。19世纪末出现的新艺术风格玻璃创作令人震撼,并颁发更多艺术家投入玻璃艺术创作。时至今日,玻璃作为一种器物,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还传达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察与认知。它既是生活用品,也是艺术品。2022年被定为联合国国际玻璃年,足见玻璃对于人们生活和审美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像《画论》《乐论》等关于玻璃艺术的专门著述,有关玻璃制品的阐述零星散见于各种古代典籍中。玻璃制品的形象则常见于古代绘画作品中。近现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挖掘出土的玻璃制品越来越多,玻璃文化亦引起学界的关注,出现了玻璃研究专著,如:沈从文著、李之檀编的《玻璃史话》,关善明著《中国古代玻璃》,千福熹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安家瑶著《玻璃器史话》,齐东方、李雨生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玻璃器》等。2023年,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周静所著《中国玻璃艺术史》,作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玻璃艺术发展研究”的结项著作,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研究中国玻璃艺术的又一部力作。

《中国玻璃艺术史》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阐述了从先秦到清代的玻璃艺术发展状况。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庞大的考古资料为来源,结合中国古代典籍作为印证,阐述中国玻璃的历史发展演变。它既是一本关于中国玻璃艺术发展历史的书籍,也是一部汇集玻璃考古资料的重要文献,同时还是一本普及玻璃制造工艺的科普性书籍。书中提到的大小小考古遗迹总计200多个,并重点描述了何家村唐代窖藏、西安法门寺地宫、宋代静志寺舍利塔地宫、清代颜神镇孝妇河玻璃作坊等出土过古代玻璃器物的处所。书中引用了《庄子》《周礼》《淮南子》《史记》《汉书》《后汉书》《论衡》《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宋史》《元史》《明史》等70余部古代文史典籍。为了阐释明朝永乐、宣德年间传入中国的耐高温钙铝玻璃,作者参考了《事物原会》《物理小识》《天工开物》《颜山杂记》《博物要览》《福建通志》《全明诗话》等古代专论典籍,可见本书利用文献资料的丰富。对于艺术分支之中的玻璃艺术,作者极少使用主观性的描述性语言,而是以客观翔实的考古数据、典籍查证,以及100多张彩色图片及图表数据,图文并茂地支撑起一部学术性著作。

本书不仅梳理了中国玻璃艺术,还介绍了大量国外玻璃知识,通过对比海外相关时期的玻璃生产活动与文物,构筑起世界视域下,中国玻璃艺术发展的独特历史。书中提及埃及黑曜石、两河流域的铅玻璃、东南亚的钾玻璃、古印度玻璃、罗马贴片浮雕玻璃、伊斯兰玻璃器、埃及蜻蜓玻璃珠、印度—太平洋钠钙玻璃珠、朝鲜和日本的凸环纹玻璃器、阿拉伯玻璃器、北非丹吉尔玻璃瓶、威尼斯玻璃业、伊斯兰玻璃艺术等,并着重介绍了对东亚玻璃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古代世界玻璃生产中心——罗马和伊朗高原所生产的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除了玻璃艺术品,书中还介绍了西方玻璃的制造工艺,如:古埃及的砂芯法、古代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吹制技术、西方釉砂技术、西域大月氏人的吹制技术、欧洲金星玻璃制作技术、欧洲玻璃胎画珐琅等,通过介绍西方玻璃器皿的种类及其制造工艺,并结合中国出土发掘的玻璃工艺品,进行年代上和形制上的比较,以确定中国玻璃艺术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至2019年,周静作为访问学者实地深度考察了美国各大博物馆,搜集了大量中外古代玻璃的馆藏信息,她在书中谈到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收藏的角锥状蜻蜓眼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管,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的来自金村的圆形铜牌饰,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东地中海圆环玻璃珠、马赛克玻璃肋碗,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嵌玉、玻璃铜镜,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西汉玻璃衣片等,不仅介绍了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玻璃艺术精品,还将中国境内发现的进口玻璃器与国外博物馆收藏的相同产地的相似器型进行对比,为这部分玻璃器的研究提供更多参照,同时还标明了藏品的登记号,便于学者和读者的查阅与研究。作者手绘的20余张国内外重要藏品图案,也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

《中国玻璃艺术史》以玻璃为介质,展现了中外交流,尤其是丝绸之路之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北方沙漠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北部草原丝绸之路和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无数商贾旅人走过丝绸之路,带来了印度、阿拉伯、波斯和欧洲的玻璃器、红酒和艺术品等,也带走了中国的丝绸、漆器、瓷器等。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玻璃器皿从北方沙漠丝绸之路抵达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玻璃吹制技术传入中国,萨珊玻璃器经中国北部流入朝鲜半岛和日本。隋朝丝绸之路带来了钠钙玻璃的配方。唐代从境外输入玻璃器皿的同时,日本、朝鲜等东亚地区的使者、僧侣、商人也将唐代玻璃制品带回本国。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带来大量伊斯兰玻璃器。元代西方玻璃品输入更加便捷频繁。明朝郑和出使西洋返程时,带来了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玻璃工匠,传授了钠钙玻璃烧制工艺。清代的传教士带来西方玻璃制造技术,促进了玻璃艺术的大发展。《中国玻璃艺术史》不仅阐述了玻璃艺术的发展历史,同时也展现中外文化,特别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通过明晰的时间顺序,梳理出中国玻璃艺术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互鉴,以及外来玻璃器与中国本土器物、本土文化的自然融合。正如书中所言:“历经3000年的中国玻璃艺术与本土的玉石文化、陶瓷艺术互通互鉴,借由丝绸之路不断滋养而华发,独创的中国文化符号彪炳灼烁、粲然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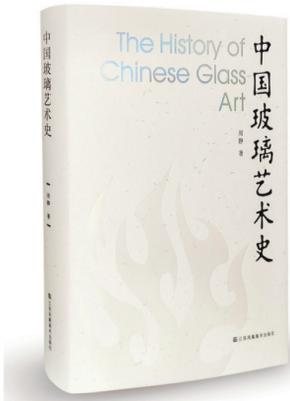
在中国玻璃艺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玻璃艺术的历史梳理与理论建构也十分重要。《中国玻璃艺术史》一书,通过横向比较中国玻璃艺术同时期境外玻璃艺术的关系,纵向比较玻璃艺术在工艺制作及器型上的演变,结合玻璃艺术发展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展示中国玻璃艺术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它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玻璃艺术和玻璃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为大众欣赏和了解玻璃艺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它展现了全球视野下东方玻璃文化独特的审美品格,为当代玻璃艺术的历史追溯提供了资料索引和价值呈现。

(作者系江苏省国画院研究员)

彪炳灼烁、粲然可观的中国玻璃艺术

——评周静《中国玻璃艺术史》

□ 王颀



《中国玻璃艺术史》,周静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年9月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